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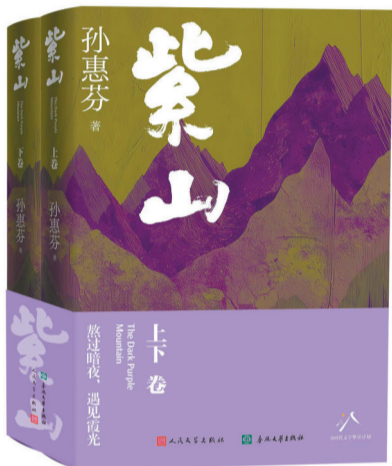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紫山》研讨会在京举办,本报专访作者孙惠芬—— 从出走到还乡 寻找精神归处

本报记者 刘巨君

核心提示

10月1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委宣传部、中国出版集团主办的长篇小说《紫山》研讨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国内著名评论家白烨、孟繁华、贺绍俊、潘凯雄、韩春燕等参加了研讨并发言。

作为孙惠芬历时近10年的心血之作,《紫山》以辽南乡村为背景,聚焦主人公的道德困境与精神救赎,展现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人的心灵蝶变。与会专家一致肯定其为孙惠芬创作高峰,认为作品突破传统乡土书写模式,以心灵史视角记录乡村现代化转型,在人性挖掘与精神探索上达到新高度,为当代乡土文学提供了重要样本。



传统文化经典中的思想照亮了小说灵感

本报记者:您的小说始终扎根于辽南乡村,但今天的农村正经历巨变。

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您认为文学中的“乡土”承载着怎样的使命?《紫山》是否尝试回应这一时代命题?

孙惠芬:我写作的40年,正是改革开放的40年,这40年,土地承包,商品经济涌入,市场经济打破城乡壁垒,随后是乡村的城市化建设,乡村可以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我个人的写作来说,文学中的乡土,就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出走,一是还乡。

出走,既是我个人从乡村的出走,也是笔下人物从乡村的出走,在乡村,心向远方,在城市,心系故土,经历了种种困惑和迷茫,矛盾和痛苦,我把这个时候的写作,定义为个人的抒情时代,这持续了20多年。但到了2011年以后,就有了变化。到这时,我发现,人性不只有困惑和迷茫,还有超越。我突然领悟到,所谓还乡,不是指肉体的到达,而是精神上的超越和上升。就这样,我的写作信念有了变化,从《生死十日谈》开始,到《后上塘书》,到《寻找张展》,我都尝试着在文字里触及精神的还乡,到现在的《紫山》,我觉得,应该是完成度最高的一部。这得感谢我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十几年前,我把自己放逐在乡村大地的沟沟岔岔里,收获了太多故事。当然,还有一点,在我确定了我的乡土写作必须承载精神还乡这一主题的时候,我自己也走在精神还乡的路上。从出走到还乡,每个生命都要面对。所以,“乡土”文学的薪火使命,对我而言,就是如何通过写作,去探索乡村人性的精神超越。因为山乡巨变,乡人不仅是物质上的改善,机制的更新,环境上的向好,内心的安宁是最重要的指标。

本报记者:《紫山》中的主人公汤犁夫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形象,您在刻画汤犁夫这种救赎过程中,是怎样考量的?

孙惠芬:让人物从悲剧中走出来,应该是我创作《紫山》这部小说的最大动力。当我发现乡村大地上的人性世界有着精神还乡的普遍存在,那么通过作品来回应这样的发现,便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应该说汤犁夫是好多个人物原型的综合。

内心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它不是指内心活动,而是指在遇到解不开

的难题时,善于向内求索,向内心开拓。我想在书写故乡时寻找精神归处,这是我想要写汤犁夫时遵循的最重要的一点。在采访中,我听到了几个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不仅让汤犁夫的精神超越一下子有了物质依托,也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所谓内心生活,向内的开拓,不独属于知识分子,它就在身边,就在最普通的人群当中。

本报记者:您在《紫山》中再次聚焦辽南乡村,能否分享这部小说的创作契机?

孙惠芬:一部作品的诞生,看上去有许多偶然,但其实是必然的。《紫山》这个小说题目是十几年前就起好的,那时候经常返乡,每一年,朋友都招呼我去庄河北山区参加活动。有一座山叫老黑山,它是一座火山,地下水常年轰鸣,常年雾气缭绕,有阳光的日子,说不上什么时候,山就变成了紫色,我喜欢托马斯曼的《魔山》、查尔斯的《冷山》、艾丽丝沃克的《紫色》。于是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取名“紫山”。紫色,有超越的意思,我当时是想以题目暗示自己的下一部作品能够有所超越,可两年之后,我写了《生死十日谈》和《后上塘书》。《紫山》的题目空下了。

直到有一次,我在南京参加活动,遇到评论家汪政,他听我说我不想写作了,棒喝一声:“堕落”。就是在那个晚上,《紫山》两个字冒了出来,随后,跟出两个小题目,三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和两个人的故事跟出来,小说上下卷的结构也跟出来。当有了上下卷的结构,看到下卷两个人的精神还乡,写作的动力就一发不可收。

当然,能完成这部有关精神还乡的作品,当年开始对哲学经典以及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非常重要,如果不是经典中的思想照亮了小说灵感,就没有这部作品。而在写作过程中,笔触进入感情细节,进入精神世界深处,思想的火花一直像灯塔一样闪烁在前。

在人心深处寻找永恒的文学价值

本报记者:从早期《歇马山庄》到近

年《寻找张展》《紫山》,您的语言从绵密厚重转向更具实验性。这种变化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意突破?未来会尝试更先锋的写法吗?

孙惠芬:文学是生命的分泌而不是建造,长篇更是如此,用什么样的语言,跟故事本身有关,也写作者当时的生命状态有关。当然也有时代语境的隐形塑造,写《歇马山庄》是1997年,那时正是江河奔流的时代。我又刚离开县城不久,还停留在自己的抒情阶段,所以作为作者的我,情绪必然影响叙事,影响故事里人物的情绪,那部40多万字的小说是用钢笔写下的,从头到尾,很少有改动的地方。但后来,我与故乡有了距离,能够站在故乡之外,便不一样了,写作的我变得理性,我努力控制不让自己进入情绪,只用心地跟随作品的人物,这时,作品里的人物反而引领我的情绪,跟着人物走。记得《紫山》的开头,我写了不下20个,那时候人物还没有降生,语言无所依托。当一点点,人物有了血脉神经,语言自然就贯通开来。你所说的语言不再绵密,或许正因为这一点。至于是否尝试先锋的写法,我没有想过。我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对我来说,形式如何永远取决于内容需要。

本报记者:您曾提到写作是“对抗遗忘”的方式。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长篇小说如何保持对读者的吸引力?您如何看待纯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

孙惠芬:这个春天,我重读了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他在书里有这样一句话: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守护者。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是信息的碎片化还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守住并通过对写作,来探索人类最普遍的人性经验,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经验都是独特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神秘而未知的创造。写作者要在人心深处寻找永恒的文学价值。

所以我愿意乐观地想象,我们的写作,只要不离开人,不离开人心,人性,不离开生、死、爱、脆弱与恐惧,欢乐与孤独、超越与救赎,文学对读者就一定会有吸引力。

名家点评

吴义勤(中国作协副主席):《紫山》是孙惠芬创作的里程碑之作,深刻揭示了中国农民的罪与罚及自我救赎,人物典型性强,跟农民的生活和精神结合得非常紧,是一部非常饱满的作品。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紫山》是“爱”与“耐”的当代传奇,更是关于“罪”与“罚”的自我救赎故事,主人公在救赎中参与社会正义事业,让作品兼具时代气息与精神高度。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作品超越了对乡土外在变化的书写,深入挖掘“看不见的”内心情感领域,聚焦人性的深度与复杂性,展现了作家的创作突破。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小说以上卷心理剖析、下卷精神救赎的独特结构,用个性化视角解读宏大历史,体现了孙惠芬叙事的成熟与老练。

潘凯雄(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将城乡、男女等母题用50万字的篇幅写得深刻细腻,在近年文学创作中实属难得。

梁鸿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作品围绕乡村情感伦理与信仰展开,叙事手法独特,人物刻画细腻,汤犁夫的形象丰满,现实与幻想的需要,却如同糟糕的麻醉——做一个白日梦简单,但总会迎头撞上现实。幻想没有对错,但人不能依靠妄念安枕,否则醒来会更加痛苦。短剧用“爽”情节吸引观众,不能赢得真正的喜爱——谁会真的爱上需要降智来欣赏的事物?如同你不会珍惜大卖场买来的快消品,付费时觉得多便宜,抛弃时就有不在乎。爽剧也很难让从业者积累正向口碑和经验。毕竟,再硬核的演技,也扛不住“硬”的剧情,再好的表演还得需要走心剧情托底。

岳雯(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紫山》以“融合”而非“融合”的方式呈现现代性下的精神困境,虽结构看似不平衡,却体现了作家对时代的诚实面对。

循着非遗美食漫游辽宁山海

本报记者 杨竟

暮色中的本溪枫叶广场上,东北秧歌的锣鼓点燃了夜晚的宁静,一股股香气扑鼻而来,软烂入味的朝阳南园猪脸、酸辣鲜嫩的铁岭朝鲜族泡菜、皮薄馅大的沈阳老边饺子……各类非遗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游客一边品尝一边用手机记录。近日,由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本溪市人民政府等主办的“寻味非遗·畅游辽宁”2025非遗美食特色旅游线路宣传推广暨辽宁省非遗国潮购物月在本溪启动。活动以“非遗活态传承+文旅消费升级”为主线,旨在深挖饮食类非遗的文化内涵与旅游价值,推动非遗从“保护”向“活

态传承、价值转化”跨越。市集上,60多个展位汇聚了60多个非遗项目,香气四溢,风味交织——从本溪羊汤的浓香、抗联煎饼的粗粮香甜,到满族酸汤子的酸爽开胃;从牛庄馅饼的酥脆可口,到老龙口白酒的醇厚芬芳……每一种味道,都是辽宁风土的生动表达。“尝一碗地道的杏仁米饭,你就能理解什么是山水孕育好物产。”一位摊主向记者介绍。在桓仁满族自治县,参中堂将人参文化与饮食体验深度融合,推出人参宴、参茶饮等项目,多重感官体验极大地催生了消费的乘数效应。据介绍,今年以来,辽宁围绕

“山海有情 暖暖辽宁”等主题,推出18条非遗特色旅游线路,涵盖“关东风情·匠心传承”“海陆交响·文化盛宴”“山海相依·文明华章”等主题,将非遗美食体验融入旅游全过程。在大连长山群岛,游客不仅能品尝地道的海鲜,还能跟随老渔民学习辨识海产,体验渔家生活;在沈阳中街,老边饺子的制作过程成为一道观赏性极强的风景;在盘锦红海滩,虾油虾酱的传统制作技艺让游客领略到“靠海吃海”的生存智慧。

本溪以“非遗+旅游”为笔,以“美食+国潮”为墨,将非遗代表性项目引进本溪水洞、五女山、关门山等

核心景区。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品尝到东北特色非遗美食。走出本溪水洞,不远处的小市一庄以东北大席菜为代表的非遗美食体验受到游客欢迎,80余道菜品既保留了东北传统风味,又融入本地特色,成为游客了解本溪饮食文化的重要窗口。据介绍,今年国庆假期,小市一庄跻身全国热门景区榜单,成为年轻游客县域旅游的热目的地。

非遗美食犹如本溪枫叶脉络,记录着辽宁人民生存智慧和美好生活向往。省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尹忠华介绍,我省非遗四级

名录体系中,传统技艺类中的饮食和酿造类项目共有353项,其中省级以上36项,这其中就包括蒸馏酒传统酿造技艺(老龙口白酒传统酿造技艺)、辽菜传统烹饪技艺、沟帮子熏鸡制作技艺、普兰店田家黄酒酿造技艺、老边饺子传统制作技艺、喀左塔城陈醋酿造技艺等项目。

“辽宁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饮食文化。朝鲜族打糕、满族的八大碗、回族的烧麦等,这些民族的饮食传统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辽宁非遗美食的多元格局,展现出独特的民族特色和文化魅力。”辽宁大学教授江帆说。

6000年前泥塑 700多年前釉陶碗 百件文物“叙”写丝路交流传奇

本报记者 郭平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大连博物馆的“叙”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迎来一波观展热潮。这里展出的数字泥板、祭拜者雕像等108件(套)文物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阿勒颇博物馆、代尔祖尔博物馆等8家博物馆,展出的文物从距今50万年起至16世纪,系统呈现了叙利亚的文明发展脉络,勾勒出一幅漫长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图景,同时也展示了中叙两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友好交往的深厚友谊。展览吸引众多外地观众跨省而来,10月1日到8日,大连博物馆参观总人数超12万人次,同比增长85%。

女性泥塑像印证东西共鸣

“叙”写传奇——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由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支持,大连博物馆承办,展览分为“曙光”“变革”“争霸”“融合”“对话”5个部分。叙利亚拥有3500多处古迹,犹如一座裸露在蓝天下的庞大博物馆,留存了不同文明在此相继相承的厚重历史脉络。新石器时代,古叙利亚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逐步确

立并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磨制石器开始普遍使用。新石器时代晚期,叙利亚部分地区开始形成较大规模的聚落,人们制作更为精美的彩陶,营建神庙和宫殿,社会分工逐渐显现。

两河流域早期文化的代表之一,得名于哈拉夫丘遗迹,时间约为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圆形房屋建筑、女性赤陶雕像、形状多样的护身符。哈拉夫文化的陶器色彩鲜艳,器壁较薄,器型变化丰富。

此次来大连展出的珍贵泥塑藏于阿勒颇博物馆,长7厘米,宽3厘米,厚1.7厘米,属哈拉夫文化,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出土于代尔祖尔地区杰济里赫东北部的卡什克舒克。哈拉夫文化的女性雕像人物头部多为模糊形象,躯体具有现实主义特征。

1979年深秋,我省东山嘴遗址考古发掘进入收尾阶段,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郭大顺当时提醒大家,在欧亚各地相当于这个时期前后,正是出“妇女小雕像”的时期,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此前还从未碰到过:“我们这里已有先兆,要特别注意。”话音刚落,从工地收工回来的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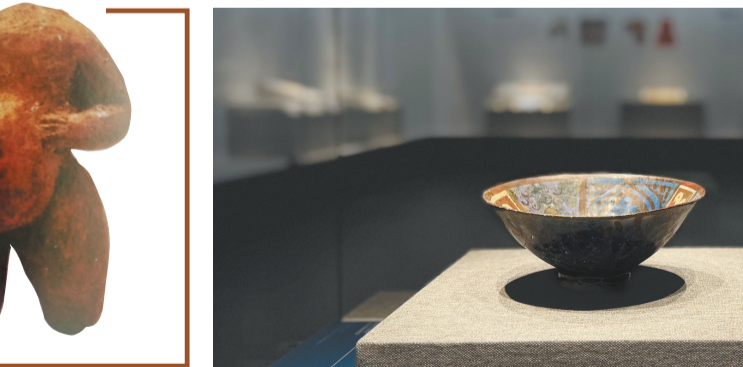


来自叙利亚的女性泥塑(左)与辽宁东山嘴出土的塑像(右)同属于新石器时代陶塑。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文化站的周站长手里捧着刚刚出土的一件陶塑送了出来,不等拿过来,郭大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正是他们要找的“妇女小雕像”,辽宁的红山文化考古研究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釉陶碗技艺取法中国风

本次展览,让人们跨越山海感受世界文明的曙光。“变革”部分展出的“祭拜者雕像”,藏于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为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青铜时代早期的文物,



来自叙利亚的釉陶碗,印证了中国瓷器制作技艺跨越山海的传播。

该雕像发现于马里古城,其上身赤裸,身着典型苏美尔人服饰并做祈祷姿势。1933年8月,一名贝都因人在马里挖出一尊残损的石像,消息传到了当时统治叙利亚的法国。法国人随即派出一支考古队前去发掘。在第一次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一尊雕像,上面刻着“兰姆吉-马里国王”,这一发现证实了马里古城的位置。

“融合”单元的展品中有一件“釉陶碗”,藏于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为750年至1258年的阿拔斯王朝时期文物,这件蓝绿色釉陶碗的

颜色与天空的颜色相近,专家发现其陶坯的改良可能是模仿中国制瓷技术的结果。很显然,近东陶瓷技艺还远未达到中国制瓷技术标准,这可能是烧制过程中热量不足所致。阿拔斯王朝时期,这种釉陶器皿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大量生产。

本次展览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璀璨,更使人们触摸到古老丝绸之路之上各国人民友好情谊的历史印记。而正是不同文明的互鉴、交融与演替,成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核心动力。

文化七日谈 QIRITAN

告别“糙感” 微短剧才有出路

王海宁

近日,国家广电总局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正在研究制定《微短剧管理办法》,以推动微短剧实现高质量、规范化发展。几乎与此同时,微短剧《盛夏芬德拉》上线后连续21天稳居热播榜首,仅18天全网播放量就突破了30亿。这部剧摒弃了过往“霸总”套路和狗血剧情,凭借扎实的演技与真挚情感,被不少原本不看短剧的观众赞为有品位的“细糠”。

一边是微短剧行业蓬勃发展,一边是部分作品仍陷于“雷人”剧情与流量依赖的困局。从“电子榨菜”到文化正餐,微短剧的转型之路,究竟该如何实现质的跨越?

告别“糙感”,制作精良才能让观众觉得被尊重。微短剧制作成本低,周期短,出品方很难走好压缩成本与制作精良的平衡木,这让大量微短剧一眼看上去“糙感”十足。简陋的“豪华酒会”、毫无质感的服装、抠抠搜搜的古装戏服、僵化的群演充斥在微短剧中。这边剧情疯狂造富豪门梦,那边服化道全是路边摊儿,古装戏里如同贴片一般的妆造,这种反差就像打上了贯穿始终的提示字幕“不要当真,我在糊弄”,对作品和观众十分敷衍。两分钟一集的短剧,观众能找出100个破绽。之前口碑短剧《家里家外》里有人的人间烟火,此次火爆的热剧《盛夏芬德拉》里的浪漫唯美,正是因为画面真实、质感好,制作精良让观众感到诚意,才真情入戏。

“爽”感强和演技浮夸互为因果,能吸引猎奇目光,却不能转化为观众的黏性。微短剧大量“霸总爱上我”“重生之我暴富”“穿越成为强者”的离奇情节量产扎堆儿,脱离现实又毫无逻辑也让演员表演时缺少现实抓手,套路剧情搭配脸谱化表演,经常让观众尬一脸。这样的微短剧满足了一部分人解压和幻想的需要,却如同糟糕的麻醉——做一个白日梦简单,但总会迎头撞上现实。幻想没有对错,但人不能依靠妄念安枕,否则醒来会更加痛苦。短剧用“爽”情节吸引观众,不能赢得真正的喜爱——谁会真的爱上需要降智来欣赏的事物?如同你不会珍惜大卖场买来的快消品,付费时觉得多便宜,抛弃时就有不在乎。爽剧也很难让从业者积累正向口碑和经验。毕竟,再硬核的演技,也扛不住“硬”的剧情,再好的表演还得需要走心剧情托底。

依靠“投流”,热度就是汤里来水里去。早期微短剧行业用大量资金购买流量,投放触达目标用户,实现高覆盖,这既挤占了投入创作的资金、影响了作品的品质,也让微短剧的热度充满了“虚火”。这如同把商品拼命塞进各大商场货架上支付高额进场费,到处能被看见,但不见得有人为你的产品驻足。“投流”带来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其实,口碑微短剧也需曝光度,但即使是一分钟的切片,高质量走心的微短剧能让观众从线下转化成为用户,低质量的表演只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对推送视而不见果断划走。这次火爆的《盛夏芬德拉》,不少观众就是发现点开后的切片,不同于印象中“狗血剧情”“抓马表演”,对短剧的质量刮目相看。随着短剧平台的崛起,“投流”已不是微短剧发展的唯一路径,走心“引流”才是微短剧良性发展的硬道理。微短剧创作要追求流量,但必须有底层价值支撑,才不会让流量成为落花流水。

微短剧,有自己的独特生长特点和叙事节奏,但就像一切好的故事可以用任何形式表现一样,尊重基本创作规律才是王道。当年被视为通俗文学的最早复仇爽文《基督山伯爵》被反复翻拍,并不仅仅因为“神秘巨富,大仇得报”的爽感,还因为有着扎实的历史背景,丰满的人物塑造,还有跌宕起伏的传奇情节和善恶有报的价值取向。如果把这些都去掉,直接一个“冤狱3年我变成巨富归来,害我的人都得死”微短剧,只会淹没在同类型的泡沫之中。

由此可见,微短剧的破局之道,不在“套路”而在“匠心”,不在“投流”而在“走心”,唯有以真诚的创作告别“糙感”,以扎实的剧情支撑“爽感”,以内在的价值稳固“流量”,方能走得更远。

辽宁文博机构推出两场公益鉴定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忠鹤报道 记者10月20日获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辽宁省博物馆已相继发布公告,分别联合地方文博机构推出文物公益鉴定服务活动,为全省收藏爱好者提供专业咨询,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民族博物馆,将于11月4日举办“辽海鉴真”公益鉴定活动。鉴定范围涵盖玉石器、陶器、金属器、书画、不含钱币、邮票、古生物化石及外国文物。

同日,辽宁省博物馆将启动民间收藏文物鉴定“书画专场”。这是继瓷器、玉器、金属器专场后的又一重要场次。

两场公益鉴定活动均面向公众,专家仅提供藏品真伪、年代的口头参考意见,不评估价格,不出具鉴定证书。